



總編導視角下

文 | 本刊記者 沈雨青

源自市井的英雄故事的意義或許在於，每個角色，都在平凡中，找到了不平凡的自己，每個人物，都可以成為照亮別人的那束光。

——記者觀後有感

《詠春》
總編導周莉亞



香港武術的黃金時代

“武術+舞蹈”，舞劇《詠春》在武術的寸勁與舞蹈的張力之間肆意游走，為觀眾貢獻了一場場精妙絕倫的視聽盛宴，記者在大呼過癮之餘，亦以一名普通觀眾的視角，與本劇總編導周莉亞進行了一場關於“人物”與“意象”的探討。

期間數次，記者汗毛直立，眼含熱淚，記者似乎在與總編導的對談中，理解了先前該劇主演常宏基說的一句話：你看他在笑，但是他眼裏充滿了淚花。

下面，記者亦希望借用總編導的視角，帶觀眾們，更好理解這部劇的種種“故事”，以下為記者與總編導的對談實錄：

電影，是初印象，也是輔助器

舞劇是否採用“雙線敘事”（戲中戲與戲中劇組兩部分的疊加）；您是否希望借助“拍攝電影”這一形式作為“媒介”，幫助觀眾帶入戲劇，帶入《詠春》本身？

周莉亞：我覺得前期的宣傳一直在說雙線，其實在我們的創作中並沒有說完全是兩條故事線，它其實是一種對照式的表演，兩條線都是碎片式的。

其實我希望通過作品，傳達我們作為創作者，當下內心中對於英雄的詮釋，對於武術存在的意義的探尋，我們在創作中尋找答案，最後給予我們自己回答。

所以在我們做過大量前期調查後發現，我們這一代人（八零後）內心中對於武術、英雄的認知，其實就是通過電影這一媒介得來的，或許是（來源於）香港電影，又或許是（來源於）上世紀末開始出現的合拍片。

所以我們對於武術的了解，並非是親身接觸，我們都是通過一個媒介——電影（得來的），比如，相信說到武打，大家腦海裏一定想的都是電影明星電影畫面，包括甄子丹、成龍，這就是香港電影帶給了我們這代人的記憶。

而現在，我同樣希望通過借助“電影”這一家都熟悉的載體為媒，幫助大家再次帶回到詠春、葉問的故事之中。

我們謳歌的，是“平凡的英雄”

我理解，不管該劇外在表現形式如何，但該劇的邏輯主軸非常清晰，即：一個平凡英雄的故事。您是如何看待這部劇中“英雄”的含義的？

周莉亞：簡單來說，即：一是說普通人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，另一方面，英雄，也在過普通人的生活。

其實這部劇是這樣的，它有創作者非常主觀的表達，也有客觀存在的歷史人物。

創作的時候，我們有時會把我在創作中感受到的結果放在舞台上，有時會把我們創作的經過放在舞台上。

當我和我的搭檔韓真（本劇另一總編導）采風很